

赋本义与名物推类铺陈

易闻晓

摘要 “赋”训布、敷、铺,具有铺展、陈列、敷布、溥遍、广大诸义。“赋”是无数单个殊别之物的类聚,广大溥遍的名物铺陈乃是赋体的本质。大赋最得其本,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以其气势力量迫使赋家“极推类而言”,汇聚殊方奇异和想象之物,展现巨丽的名物铺陈。人们基于主观的认识、观念和态度称名指物,如从兽类的形状、鸣声、毛色、年岁和物性、功用分别命名,或一字一物,或以双字偏正、并列的组合增益大量名物,在赋体铺陈中反映名物叠复的普遍现象。赋家博物,究在识字之多;赋资学问,是惟字类之富;赋称为“学”,固以字学为本。在兽类名物的铺陈,则虎以百兽之长与诸多猛兽及其它动物并列,或本星象龙虎为配,或虎兕、虎豹、虎狼、虎与羴、犴、熊、黑诸物类聚,或与獾、獾、狻、狻、獾、麋、麋并处相从。不是一地物类存在的客观反映以及猛兽相残与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是“苞括宇宙”“控引天地”的巨丽场景,显示赋体凭虚铺陈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 大赋;名物;推类;铺陈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5-008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W011)

言赋必知铺陈之义,但“赋者铺也”或“赋者敷陈”,未必益明主物铺陈以及名物之众、类聚之广乃至殊方奇异神怪的凭虚夸饰。凡此都在“赋”义的训释中具有切实的根据,不仅需要全面考察赋本义,避免文献遗漏和片面的认识,尤当本诸赋体创作的切要问题,方能突破宽泛的肤受,切中赋体的本质,阐发名物推类铺陈的真正要义。也只有潜玩赋作,直造精诣,具察物类称名所由及其推类相从,才能深刻认识赋体主物铺陈的本质,感受赋体“苞括宇宙”“控引天地”的巨丽博大。

一、“赋”义与赋体

赋的本义是敛聚财物。《说文·贝部》:“赋,敛也。从贝,武声。”^[1](P131)《急就篇》卷三“种树收敛赋税租”颜师古注:“敛财曰赋”^[2](P240-241)。《公羊传·哀公十二年》“议始用田赋也”何休注:“赋者,敛取其财物也。”^[3](P2351)必以具体众多之物,赋敛才有可能,举凡天下一切物类可以取为人用者,都在赋敛之列。《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孔安国传:“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4](P146)蔡沈《集传》:“赋,田所出谷米兵车之类。”^[5](P24)兵车之赋按田赋多寡计算,但“土地所生”却不限于人的产物,也包括自然物类。例如荆州所贡:“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椀、榦、栝、柏,砺、砥、磬、丹,惟菌、簠、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筐玄纁玃组,九江纳锡大龟。”^[4](P149)《左传·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伐楚,管仲就责楚使“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云云^[6](P1792),苞茅又名菁茅,产于荆山之野,用供缩酒祭祀,是楚地的重要贡物。

当然贡物多属人工产物,作为赋税,满足天子及朝廷封国百官的日常生活需要,保持整个官僚体系

的正常运作。《说文·贝部》：“贡，献功也。从贝，工声。”^[11](P130)工声也表义，贡物是人工的产品，故义亦从“工”。《说文·工部》：“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11](P100)《周礼·天官·冢宰》“玉府……工八人”贾公彦疏：“工谓作工。”人工劳作则谓功。《说文·力部》：“功，以劳定国也。从力，从工，工亦声。”^[11](P292)以“工”并表音义，释“贡”也可说“工亦义”。《大戴礼记·千乘》“发国功谋”王聘珍《解诂》谓“功，劳也”^[7](P157-158)，引申为人的劳动成果或成绩。《春秋繁露·考功名》“积聚众善以为功”凌曙注引《广韵》谓“工，绩也”^[8](P221)，而《禹贡》训“献功”，从“工”音、义，就是人工劳作的产品，因而以“功”训“贡”，或贡功、贡工通用。《周礼·天官·大宰》“五曰赋贡”郑玄注：“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周礼·天官·大府》“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孙怡让《正义》：“任民以九职，而使贡其功以当赋，故谓之功，亦谓之贡。”《周礼·天官·大宰》“五曰赋贡”孙氏《正义》也说“古贡、功通用”^[9](P71)，《管子·山国轨》“女工织帛”集校引张佩伦亦以“贡、工通”^[10](P1076)。

“九职”只是举其大数，实际上包括万民工职。《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杜佑《通典·食货三》：“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也。”“九”是最大数，举言其类之多，天下之物，其类无穷，难以数计分类。人的职事与物相关，或为生产蓄养，或取自然之物，如山林鸟兽，没有专人管理，就会滥杀。九职所贡，就称为“九赋”，《周礼·地官·小司徒》“以令贡赋”郑玄注：“赋，九赋也。”《周礼·地官·闾师》“以时征其赋”郑玄注谓“九赋及九贡”，九赋是九贡的转称，而不是九赋再加九贡。九赋或九贡包括天下所有的物类，都需贡献帝王及其所统治的国家，维持整个朝廷和封国官吏机构的消费。赋税是朝廷和国家运转的经济来源。九赋之外，尚有兵赋，《周礼·天官·闾师》“以敛财赋”郑玄注：“赋谓九赋及军赋。”《国语·鲁语下》“使叔孙豹发帅敝赋”韦昭注谓“赋，兵也”。《诗·邶风·击鼓序》“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毛传引《春秋大传》“敝邑以赋”孔颖达疏引服虔云：“赋，兵也，以田赋出兵，故谓之赋。”出兵就是征兵，按田赋多少出丁为兵，即摊人头。至于蔡沈《书经集传》所谓“赋，田所出谷米兵车之类”^[5](P24)，则非九赋或九贡的泛指。天下多农，“三农”的赋税就是上交谷米。中国古代农耕为本，农业是赋税的主要来源，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赋”就是“所出谷米兵车之类”。

赋不仅是聚敛，也是分付给予。《尔雅·释言》“赋，量也”郝懿行《义疏》谓“赋，予也”，就是量入敷出，收支平衡。《吕氏春秋·分职》“出高库之兵以赋民”高诱注谓“赋，予也”。《周礼·天官·宫伯》“以时颁其衣裳”郑玄注“衣裳若今冬夏衣”贾公彦疏谓“赋，班也”。《说文·贝部》段玉裁注：“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11](P282)但聚敛乃是赋的本义。分付也是巨大的数目，多聚敛才能多分发，收税和发工资就是这样的关系。《周礼·天官·大宰》“五曰赋贡”郑玄注谓“赋，口率出泉也”。“口率”就是按人口比例。“泉”即钱。《说文·贝部》：“贝，海介虫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段注：“周曰泉，秦曰钱，在周秦为古今字也。”^[11](P279)赋按人口出钱，人口数量巨大，必致赋敛之多。无数个人的小钱汇聚为巨额的数目，就是赋税的本质。

赋又训布、敷、铺，四字音义相近。上古音“赋”“布”并帮母鱼部，“敷”“铺”并滂母鱼部，帮、滂并唇音临近通转。《尔雅·释言》“班，赋也”郭璞注谓“布与”^[12](P2585)。《管子·山权数》“革筑室赋藉藏龟”尹知章注谓“赋，敷也”^[10](P1110)。物可布、敷、铺者，必须足够宽广，布广方可遮身，用作动词就是展开。“敷”训赋、布、铺、陈、遍、溥、大诸义。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五·淮南衡山济北传》“《皋陶谟》‘敷纳以言’”引“僖二十七左传‘敷’作‘赋’”，这是训“赋”为“敷”的明证。《穆天子传》“曾祝敷筵席设几”郭璞注谓“敷，犹铺也”，《诗·周颂·赉》“敷时绎思”陈奂《传疏》谓“敷，宣十二左传引《诗》作铺”，亦证“赋”训“铺”“敷”。《诗·商颂·长发》“敷政优优”陈奂《诗毛氏传疏》谓“‘敷’与‘布’通”。“布政”就是施政、敷政，及明置为官署。又《墨子·经说下》“先敷近，后敷远”孙诒让《间诂》谓“敷犹布也”。《诗·周颂·赉》“敷时绎思”郑玄笺谓“敷，犹遍也”，《书·皋陶谟上》“翁受敷施”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引《诗传》谓“敷，遍也”，刘逢禄《今

古文集解》谓“敷，《本纪》训普”，《慧琳音义》卷六四“敷荣”注引《韩诗》也说敷“遍也”。《书·金縢》“敷佑四方”《群经平议·尚书三》俞越按谓“敷、溥、普，文异义同”^[13](P125)。又《诗·大雅·常武》“铺敦淮湑”陆德明《释文》谓《韩诗》作“敷”，谓“大也”，《书·伊训》“敷求哲人”蔡沈《书经集传》谓“敷，广也”。总之，赋训聚敛、班布，又训布、敷、铺，具有铺展、班布、溥遍诸义。

赋体所以称赋，与上述“赋”字之义密切相关。首先，赋敛天下之物，数量巨大，聚集为十分庞大的物类系统，赋体如《西京杂记》卷二托司马相如所云“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4](P91)，也主要是物类的铺陈。赋是主物的文学，尽管也缉事抒情或说理议论，但物类的铺陈是根本的。其所铺陈的物类，包括人类劳作的产品，更多的是天下自然之物，乃至殊方奇异珍怪。没有其他任何文体像赋这样苞览众多的物类。赋不像诗那样借景物言情。诗由于体制短小，即使呈现物象，也是数量有限，而且可以寄托情感的物象多选择与人情感有关者，例如风花雪月之类。赋的物类铺陈就是目的，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大多是与人不甚相关的自然物类，这些物类只是充当铺陈的需要。即使骚体和六朝骈赋抒情，也有远比诗多的名物铺陈。赋来源于《骚》。《离骚》名物众多，人们自来说为借物比兴，所谓“美人香草”，但其中大部分草卉花木并不都是比兴的需要，而就在于名物的铺陈，或用为自然环境的呈现，只是这种环境可以烘托气氛，借以表达情感。《离骚》及屈宋楚辞衍为汉代骚体赋，及汉魏又衍为抒情小赋。例如王粲《登楼赋》“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是在描写环境的荒凉，抒发抑郁之思，接下即云“心凄怆以感发兮，意怵怛而惛惛”^[15](P19-20)，物类本身不是充当比兴的载体，更不是寄托情感的物象，而就在自然环境之中，通过环境表达情感。诗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鸟、云之物注入了作者的情感，从而成为意象。相对于赋体铺陈极多名物数量与奇怪珍异，诗以体制短小而不克铺陈，且以常见物象寄托情感，物象与人相关，物、我合一，意、象无间。但如扬雄《蜀都赋》鹓、雉、鸕、鸕、蜺之类，以其生僻奇特，必定不堪情感的直接注入，不能形成意象，在赋中却惟以生僻奇特直接呈现，显示宇宙天地的博大蕃盛。

其次，赋的聚敛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贡献天子及其所统治的中央朝廷，品类不同，具体殊异。在赋即使一篇所写，也往往搜罗天下殊方异物以为铺陈，并不限于所写一地的实有之物，尤其《上林赋》《西京赋》等苑囿、都城之作，以天下和多方所贡名物为其现实的依据，并不限于其地土产。左思《三都赋序》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侈言无验，虽丽非经”^[16](P74)，按诸赋体创制，固非确论。司马相如《子虚赋》写楚云梦泽，《上林赋》写关中长安，都有木兰、江蓠、青蘋、揭车之物，本产中部江湖之地，或关中无之，只是为了名物类聚的铺陈，也放在《上林赋》中。赋本夸诞，左思自己作赋，也一样不能完全做到“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16](P74)，例如《吴都赋》有虬龙、神龙、螭、蛟、灵夔、鸞、鸞，虬是有角的小龙，蛟、螭是无角的龙，夔像龙而一足。鸞、鸞为五凤之一，身黑或紫，南宋王应麟《小学紺珠》卷十谓“赤者凤，黄者鸞，青者鸞，紫者鸞，白者鸞”。这些都是人们想象之物，并不存在，所以叫做“神龙”“灵夔”，赋中用此，并不按实求之，盖赋本夸诞，“验之方志”的实录不能起到耸人听闻的效果。

最后，赋训布、敷、铺，具有铺展、陈列、敷布、溥遍、广大诸义，赋体铺陈也十分鲜明地显示同样的特点。铺展、陈列、敷写、敷布都有普遍广大的意义，必赖名物众多的汇聚，才能形成广、大、溥、遍的铺、展、敷、布。赋体的铺陈，本质上就是十分广大溥遍的物类呈现。赋体的本质，不是叙事抒情议论，而是铺陈物类，显示天下物类无穷的本然状态。广大溥遍是赋体铺陈的特点，尽管如六朝骈赋尤其是唐以降律赋之制，体制愈趋短小，不克物类的铺陈，但以大赋彰显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如《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具有十分广阔的容涵空间，凡题中如上林、西都之物，包括山水园林宫殿及动植花木草卉、飞走鳞甲介贝，小至蚂蚁昆虫，细大不捐，悉所铺敷，惟以广大溥遍彰显赋体厚重博阔的体制特点。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谓“赋者，铺也，抑云富也，裘一腋其弗温，钟万石而可撞，盖以不歌而颂，中无隐约之思，敷奏以言，外接汪洋之思”^[17]，《读赋卮言·小赋》又谓赋“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

极赋能事在于长篇”^[17]，固以大赋最得赋体铺陈之本。

此外尚有《诗》六义之赋及赋诗之义，也与“赋”训敷陈的基本意义相关。《周礼·春官·大师》说大师教六诗，曰风、赋、比、兴、雅、颂，或谓六体之诗，《诗大序》用之，而说为“六义”，孔颖达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文辞之用。六义中的“赋”义，与比、兴一起被视为表现的手法，也是敷陈之义。郑玄笺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则“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则“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8](P271)，相对于比兴的婉转，赋就是直陈其事，无所隐讳，及宋朱熹亦言“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19](P4)，但以《诗》四言短制及重章叠句之限，较诸汉代赋体，其实不克铺陈。又训“赋《诗》”为诵，《汉书·艺文志》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赋”都是诵，诵诗明志，前例是诵成诗，后例则是自作。《左传·隐公三年》“卫人所谓赋硕人也”，孔颖达疏谓“此‘赋’谓自作诗也”。《楚辞·九章·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王逸注谓“赋，铺也”，也是自作诗，从作诗的过程来说，就是铺陈，念出来即是诵诗。后代作诗也说赋诗，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酣觴赋诗，以乐其志”、王勃《滕王阁序》“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苏轼《前赤壁赋》“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作诗以陈心志，毕乃诗呈，都是陈示。究之《诗》之赋比兴之“赋”与赋诗言志、诵诗谓赋，都本敷陈之义。只是“赋”同用于《诗》、赋而《诗》前赋后，就据此断言赋源于《诗》，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二、名物推类与称名依据

赋的名物铺陈要在推类，必以物类众多，古今天下所致，包括殊方异物，珍瑰神怪，如取于《山海经》等书者，不是拘于一地实物的载录，尤以大赋为然。《汉书·扬雄传》说：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20](P3575)

这是扬雄对少作辞赋的自悔之词，表示“壮夫不为”，但作赋必须如此，除非真的从此不作。所谓“推类而言”，就是极度推扩名物和形容的铺陈，无以复加，这是类推思维在赋体创作的显现。《说文·犬部》：“類，種類相似，惟犬为甚。从犬，類声。”《说文·页部》：“類，难晓也。从页、米。一曰鲜白兒，从粉省。”段玉裁注谓“‘類’‘類’古、今字，‘類’本专谓犬，后乃‘類’行，而‘類’废”^[11](P421)，那么“類”本是犬相似之义，后凡物相似都以“类”言。“類”声同“雷”，本字为“靄”。《说文·雨部》释雷“阴阳薄动雷雨生物者也”^[11](P241)，乾坤既定，天地之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化生万物，“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品汇熙熙。又如“磊”为石聚、“壘”为土聚、“累”为丝聚，与“類”声通，都是类聚之义。

物有相似，谓之物类；事有相近，则谓事类。就一物一事可推知其类，就是推类或类推。推事以明事理，乃是中国名辩学的基本论辩方式，侯外庐认为类推乃是墨子辩诘术的灵魂。名辩学以“名”论辩，辞赋则以名物铺陈。《说文·口部》“名”从“口”从“夕”会意，以“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11](P31)，推于万物称名。《管子·心术下》谓“凡物载名而来”，《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名者指物，故谓“名物”。汉语单音独字，用以称名，初多一字一物。而单音独字也十分便于双字即双音节的组合，借助双音节的组字机制，增加无数的名物，是以汉语词汇最多，固无疑义。

名物对应实物，乃是人们基于主观的认识、观念和态度对物的称名。兹以走兽类名物为例，明其称名所由。人们根据兽类的形状、鸣声、毛色、年岁大小和物性、功用给物命名，造就无数的名物。

第一是以物的形状称名，如犬，《说文·犬部》谓“犬，狗之有悬蹄者也，象形”^[11](P203)，清饶炯《说文解字部首订》谓“犬以足力为名，声取于蹄悬，谓其行疾而足不箸地”^[21](P2076)。人们常说“走狗”，狗善奔跑，悬蹄疾行，就是狗奔跑的形状。《甲骨文字集释》王国维说：“腹瘦尾拳者为犬，腹肥尾垂者为豕”^[22](P3091)，则“犬”或取声于“拳”，犬尾拳，所以称犬。豕也是象形称名。《说文·豕部》：“豕，彘也，竭其尾，

故谓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读与豨同。按今世字误以豕为彘，以彘为豕，何以明之？为豕、豕从豕，彘从彘，皆取其声。以是明之。”“豕”“彘”所本和取声不同。《方言》卷八：“猪，关东、西或谓之彘。”“彘”“猪”声转，“猪”多作“豕”。

第二是以鸣声称名。如狗，《说文·犬部》：“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从犬，句声。”^[1]（P203）又如猴，是取其喉咙发声称名。獾也是猴，其声恼人讨厌，就以此称名。虎也以其吼声称名，《本草纲目·兽部》李时珍谓“虎，象其声也”^[23]（P1845）。虎吼古作“虡”，《诗·大雅·常武》“进厥虎臣，阒如虡虎”。“虎”上古晓母鱼部，《广韵》呼古切，晓母姥韵上声。“虡”上古晓母幽部，《广韵》许交切，晓母肴韵平声。“虎”“虡”通转，故以“虡”称虎。

第三是以字音表义，这与以动物鸣声称名不同。以声表义，是指物之字的音、义具有大略的联系。例如葵，《说文·犬部》：“葵，犬如人心可使者，从犬，敖声。”^[1]（P204）但为何是“敖”音而不是他字，就需要追究“敖”音所表示的意义。此字发声开口度大，上古疑母宵韵，《广韵》宵部豪韵，豪韵归入宵部。葵、鳌、鼈、鳌在上古音都是疑母宵韵，葵是大犬，鳌、鼈通，指巨大的鱼或鳌，鳌指螃蟹等前面的第一对脚，状如钳，用以取食自卫，比后脚大得多。同音字还有熬、傲、遨、翱、骛、奥。熬是用锅煮物，一般是大锅，煮物为多。傲是自大，遨游必在广大的空间。骛是骏马，也是大物，性烈，所以说“桀骛不驯”。豪是大气，去声浩则指博阔，耗是物资、人力、时间之大。凡此都与“大”义有关，葵以名犬，也是取其大义。

第四是以毛色称名。如犬又称卢，《战国策·秦策三》“韩卢而逐蹇兔”，《书·文侯之命》“卢弓一，卢矢百”范望注谓“卢，黑也”，韩卢是黑狗，马黑则称骊。《说文·马部》：“骊，马深黑色，从马，麗声。”^[1]（P199）丽声有黑义，如黎首、黎民、黔黎、“黎”都表黑。马类有骊，《说文·马部》谓“马青骊文如博棊也”^[1]（P199），“棊”同“棊”，《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棊巾”陆德明《经典释文》谓“棊，苍艾色”，苍即青色。又骊、騊异色。《说文·马部》谓“骊，赤马黑毛尾也”^[1]（P199），而“騊，黄马黑喙”^[1]（P199）。古人辨色如此清楚，乃专为造字，别为名物之称，可见汉字指物的精致丰富，那种认为汉字不如拼音文字精确的观点，真是不可理喻。

第五是以大小称名。例如大猪曰豕，小猪为豚。又《诗·豳风·七月》“言私其豨，献豨于公”，豨、豨是野猪，也泛指猪。《小尔雅·广兽》：“豕之大者谓之豨，小者谓之豨”。毛传谓“豕一岁曰豨”。《说文·豕部》：“豨，生六月豚，从豕，從声。一曰一岁，豨尚丛聚也。”^[1]（P196）《尔雅·释兽》“豕生三，豨”郝懿行《义疏》：“豨之为‘言’丛也，‘丛’有众义，故三曰‘豨’矣。”猪生一窝，乳猪要群养一段时间才分开蓄养。《说文·豕部》：“豨，三岁豕，肩相及者，从豕，开声。”^[1]（P196）又如驹，也是从年岁称名。《说文·马部》：“驹，马二岁曰驹，三岁曰骊，从马，句声。”^[1]（P199）

第六是以物性称名。例如猿猴喜欢攀援，就叫做猿，也写作猿，又善攫持，故又称猿。又如狐，《说文·犬部》谓“狐，禊兽也，鬼所乘之……从犬，瓜声”^[1]（P206）。狐为“禊兽”，乃是人类的看法。《说文·示部》：“禊，地反物为禊也，从示，芙声。”^[1]（P9）《慧琳音义》卷八九“禊诬”注引《考声》谓“地反物也，鬼怪也”。天下（地上）生反常之物，故谓鬼怪，既非常物，则视之近禊。《说文·示部》段玉裁注：“禊，省作‘袄’，经传通作‘妖’。”^[1]（P8）狐从瓜声，“瓜”上古见母鱼韵，鱼韵字发声婉媚，如“谗”，谗媚如妖，可证“瓜”声“禊”义的联系。

第七是以功用称名。尤其是供人役使之物，人们对其功用十分熟悉，故以称名。马类之称尤多。《说文·马部》：“駮，驂，旁马，从马，非声。”^[1]（P200）《说文·非部》：“非，违也。从飞下𠂔，取其相背。”^[1]（P245）相背者为二，也是并列，駮从非，就是二马之驾，一左一右。骈也是二马。《说文·马部》：“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并”亦其义。驂是三马之驾。《玉篇·马部》：“驂，四马一乘也。”凡此都是从马驾车的功用称名。

第八是以双字偏正组合称名。凡上所举，都以单音独字以称名物。汉字指物，初以一字一物，成为名物，某一物类之字多少，就有多少名物。惟以汉语单音独字，才能一音一字以称一物；也惟以单音独

字,才十分容易形成无数的双音组合,以为称名,在单字名物的基础上衍生更多的名物。双字的组合或以限定,或以特指,具有形容描述的功能,或二物并列而合成一物。

名物字限定如天马、白马、白驹、六驳、八驂、六龙、戎马、野马、泽马、野麋、戎马、绿耳、赤马、青马之类,以“马”字为基础,新造更多的名物。

动作字限定如奔马、驎驹、飞驎、奔驎、飞兔(马)、飞云(马)、飞鼯、飞狐、飞猿、奔猴、走兔、游麋、飞蠊、飞生,前面的动作字也有形容的功能,因而部分可作形容看待。

形容字限定如封狐、丰狐、猛豺、肥牛、神虎、猛虎、穷虎、蹇驴、奇骏、良骏之类,前面一字的形容,较诸青、白、赤、黄名物字和飞、游、奔、走动作字的客观描述,较多带着人们主观的态度。良骏是人视之为良,只是由于奔走快,对人有利。肥牛在它自己并不觉得有何不好,猛虎其实不如恶人。正如《庄子·骈拇》说鹤胫之长、凫胫之短,都是物性自然,其实无所谓长短,如果人以自己的好恶断鹤胫而续凫脚,那就是戕物。

第九是双字并列的组合,乃是两个单字名物的叠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双字结构的临时组合。例如骐驎、騄駼、騄驎、骏驳都是如此,二字的顺序有时可以颠倒,如骏驳、驳骏,尤见二物并列,只是赋家临文的双字组合,后人递相祖述,遂成定例,而被视为一词。又如麋鹿、狐狸初以二物并列,久之衍为偏指一物。麋是四不像,头脸像马,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驴,与鹿本是二物,后来却偏指麋,“鹿”字像是一个失去意义的词尾附着“麋”字之后。狐、狸本是二物,并不相同,也以组合并列,久之乃偏于狐,与狸无关。

凡上物类称名的种种方式造就众多的名物,在辞赋文本中表现为一物多名或名物叠复的普遍现象,例如马,统名一物而已,但人们以不同的根据予以称名,就形成马类名物的丰富系列。我们说辞赋名物众多,一方面当然是赋的铺陈网罗天下殊方之物,但更主要的是人们对于物类称名的丰富。大赋铺陈的“极推类而言”,也是名物的类聚,由于字以代名,或一字一物,或二字组合而指一物,多识字就是名物博识的唯一途径。赋家博物,究在识字之多;赋资学问,则是字类之富;赋称为“学”,也以字学为本。章太炎说“小学亡而赋不作”^[24](P129),也是在于文字、音韵之学,盖汉人所长、后学所短。

大赋最得赋体铺陈之本,通常采用四言一顺的句式,如《子虚赋》“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垩,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卑湿则生藏蓂蒹葭,东蒿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16](P119-120)。“其土则”领起各种土的铺陈,“众色炫耀,照烂龙鳞”是对前面三个四字句的总结,“其卑湿则生”领起草卉的铺陈,直到“众物居之,不可胜图”的概括,都以四言一顺铺排构成散语长句,不可顿断,而现代标点都是两个四字句断句,其于赋家铺陈之意,毫无会心。倘如写土或草卉只有一两个四字句,则意有未尽,不达酣畅,扬雄所谓“必推类而言”,在赋家临文,意中必有更多四字句的一顺铺陈,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具有一种形式的动力,迫使赋家搜罗天下的名物,极力追求巨丽的铺陈。

大赋以四字一顺的长句铺陈走兽类名物,典型地反映物类称名的多样性,如《上林赋》“其兽则獠旄貌犛,沈牛麇麇,赤首鬃题,穷奇象犀……于是乎玄猿素雌,雌獬飞螳,蛭蝮螻蛄,獬胡穀蛭,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16](P125-126),其中獠、旄、犛都是牛类,猿类犹多,以对一类之物称名不同,遂致多种名物叠复铺陈。《玉篇·犬部》“獠,猛兽也”,或作“獠”。牛颈有肉堆,獠亦如之。“獠”音“庸”,通“癰腫”之“癰”。《说文》“癰”“腫”互训,“癰,从疒,隹声”^[1](P155)。上古“隹”影纽东韵,“庸”喻纽东韵,可通转,是知“獠”之称名,取于胫肉臃肿之义。旄即犛牛。《说文·㐁部》:“旄,幢也。从㐁,从毛,毛亦声。”^[1](P141)《说文·犛部》段注:“以犛为幢曰旄,因之呼犛为旄。”^[11](P53)幢是旗子,用旄牛尾做旗子的流苏,所以就叫这种牛为犛牛,犛是犛牛尾。《山海经·中山经》“其中多犛牛”郝懿行疏谓“旄、髦、犛,实一字耳”,其实不然^[25](P156)。《说文·牛部》桂馥《义证》:“旄牛非犛牛也。旄牛大,犛牛小。犛牛黑色。旄牛黑白二色,此其别也。”^[26](P118)“犛”又音“黎”,上古来母之韵,与“黎”“黎”音义同,并训黑。那么“犛”当读黎,为黑色牛,不是旄牛,《文选·上林赋》李善注引张揖谓“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可资为证。

在猿类，则玄猿为黑猿，以其善援称名。素雌当是白毛母猿。雌又作“狄”，《淮南子·览冥训》“猿狄颠蹶而失木枝”高诱注谓“狄，猿属，长尾而印鼻”，这是雌的物性特征与称名依据，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谓雌“常仰视天，雨则以尾窒鼻，南人呼为‘倒鼻鼈’”^[27](P355)。蠓也是猿类，又作“獾”“獾”，以其物善攫故称。虫是古人所视一切动物的大类，故从“虫”作“蠓”，猿亦作“猿”；再从虫的大类分为禽兽二类，蠓为走兽，故从“犬”作“獾”；再分则蠓为走兽长脊之类，故又从“豸”作“獾”。獯以其声恼人获称，从“虫”作“虺”，从“豸”作獯，别作“夔”“夔”“夔”。獯胡则《广韵·咸韵》说“似猿而白”，“胡”是“猴”的转音。凡此并牛类诸物都以不同的根据称名，以为铺陈，用供赋体“极推类而言”的名物铺陈。

三、名物铺陈的凭虚相从

大赋的名物铺陈，或以同类多物，如《上林》猿属的类聚，又如东晋郭璞《江赋》“鱼则江豚海豨，叔鲭王鱣，鰪鯢鱗鲙，鯪鯢鯪鲑”^[16](P185)，都是同类铺陈，甚至以字聚物，连边鱼贯，求于整饬。但大类的名物铺陈，则或鳞甲介贝为类，在走兽则以猛兽为主，推及他类，最能彰显大赋名物铺陈的凭虚相从。而虎为“百兽之长”“山兽之君”或“山王”与“白额侯”，在赋中与诸多猛兽或其他动物并列铺陈，就更具有凭虚相从的阐发价值。

唐前辞赋多写虎类，铺陈其勇猛。但单言虎者不多，扬雄《羽猎赋》“校骑万师，虓虎之陈”，这是取于《诗·大雅·常武》“阗如虓虎”的祖述。除《离骚》等屈宋楚辞及《山海经》之外，汉赋多有取于《诗》者，但不同于后代诗文的典故运用，而是藉以夸饰，所取只在虎的名物及其勇猛。又如汉末魏陈琳《武军赋》“犹猛虎之驱群羊，冲风之飞枯叶”，因为是残句，料想后面必接他物的描写，而非独言一虎，即此前“熊虎争先”，后“雷师震激，虎夷电蹶”，也与熊和雷师并列。西晋成公绥《风赋》“猛虎腾骧”也是残句，前后也一定有他物的描写。正如王芑孙所谓“裘一腋其弗温”，写一物而未惬意，必有更多的猛兽或其他动物推类相从，才堪满足夸饰铺陈的自炫之志。遍检两汉魏晋赋，可以归纳虎与其他近类相从的几个方面：

一是龙虎相从，本于星宿东西二宫星象的对应。或二物并列，或在一个成辞之内，或在一句之中，或上下相应，或隔句对举，总是出于二者相从的观念。二物并列如《文选·班固〈幽通赋〉》“伯徂归于龙虎”张铣注谓“参，虎星也”^[16](P272)，又班固《答宾戏》“躬带绂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轡龙虎之文”，也以二物并列。《文选》本赋李善注引孟康谓“轡，被也”，又引苏林“谓被龙虎之衣也”，与上言“躬带绂冕之服”相应，正所谓道德显于外者。《全汉赋校注》谓“龙虎之文”指“笔力深厚的好文章”^[28](P541)，看来是从“英华”二字作解，宋人有《文苑英华》。但“英华”不定指谓文章，凡美好、纯粹的物事皆可称之，例如道德，扬雄《长杨赋》“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即指皇帝德泽普降天下，班固本文“浮英华，湛道德”对举，“英华”即指美好纯粹的品德。又汉初刘胜《文木赋》“或如龙盘虎踞，复似鸾集凤翔”，形容木的纹理。班固《答宾戏》“七雄虓阗，分裂诸夏，龙战虎争”，但龙不存在，虎无与斗，只是比喻七雄相争，与后语“风飏电激”相属。而如汉初贾谊《旱云赋》“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虎、象出现在一句之内。在现实中，象完全可能成为虎的猎物，现代孟加拉虎就确实攻击过亚洲象。赋中所写并不是将龙、虎、象置于一个场所，而是将处于不同场合的三物并入一句，可见辞赋句式铺陈的缜密和堆积。龙是虚构之物，赋家取以充当名物的铺陈，固非征实。

上下对应而略成属对者，如班固《西都赋》“周以龙兴，秦以虎视”，下句句意，有若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恰如虎欲杀人。晋郭璞《蚍蜉赋》“虎贲比而不慑，龙剑挥而不恐”，虎贲配龙剑的行头，也是本于星象的观念。又三国魏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猗猗左右，如虎如龙”，“猗猗”美盛貌，虎、龙喻左右才俊之盛。再如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奔虎攫挐以梁倚，屹奋壘而轩髻。虬龙腾骧以蜿蟺，颌若动而躩踞。”这可以说为隔句对，即一对三、二对四；也可以视为上下属对，实际上是后者的延展，即上下两两相对，后来成为骈对和律赋属对的常用句式。“奔虎”显示在辞赋铺陈中的物性，正是“生龙活虎”。东汉

张衡的《归田赋》更是一派轻松明丽的场景。因其短小,不妨全录: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美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鸕鷀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魴鰪。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16](P223)

这与汉大赋铺陈的巨丽博厚迥然不同,草卉则“原隰郁茂,百草滋荣”,节候则“时和气清”“曜灵俄景”,不是陈琳《武军赋》“冲风之飞枯叶”的幽冷恐怖;人物的行迹则是回驾蓬庐,鼓琴读书;心情则“极般游之至乐”,胸怀则“纵心于物外”。在这样的场景和心态中,与龙虎一起出现的动物,不是猛兽兕、豹之类,而是天上的飞鸟、水中的游鱼,王雎鸕鷀,自在而鸣;在此之虎不是在陈琳《武军赋》“雷师震激”的场景“夷”“蹶”以“驱群羊”,也不是成公绥《风赋》那样“猛虎腾骧”。在这里,龙吟在泽,虎啸在林,各安其所,相与无争。我们不必固执地追究这虎在山林里长啸,是否准备猎食附近村庄的人畜,张衡只让它叫啸,在他心中的感受,如飞鸟游鱼一般快活自在,乃是物性的自适。虎虽猛兽,龙虽神物,却与万物为类,他们在赋中的功用,只供作者快乐心情的陪衬而已。

龙有不同的近类,《说文·虫部》引“或云无角曰螭”^[1](P281)。以龙虎相从为常,那么赋家也可推类螭虎为侣,例如三国魏徐幹《西征赋》“惣螭虎之劲卒,即矫涂其如夷”^[28](P988-989),“螭虎”犹言龙虎,用喻精兵之勇,“惣”是“惣”的讹字,“惣”是俗“總”字。而且人们制造兵器,也喜欢将龙虎等猛兽为识,例如曹植《宝刀赋》序云:“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其余二枚,家王自仗之。”^[29](P45)《初学记》《艺文类聚》“马”字作“鸟”,当为“鸟雀”连并。乃至其他物类,亦有巧合龙虎之名者,如晋郭璞《江赋》:“尔其水物怪错,则有潜鹄鱼牛,虎蛟钩蛇,螭螭蜃蝓。”^[16](P185)《山海经·南山经》:“东五百里曰祷过之山……泠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郭璞注谓虎蛟“似蛇,四足,龙属”^[25](P14-16),这真是物类的神奇,《山海经》的想象将龙虎配合为一物,其本来的观念,应该也是星宿东西左右之象的配对。

再是虎兕、虎豹,虎狼、或虎与羆、犴、熊、罴、彘、豪猪诸猛兽及獬豸等獬类并列。检汉魏晋赋,有枚乘《七发》“兕虎并作”、魏陈琳《武军赋》“熊虎争先”、晋文立《蜀都赋》“虎豹之人”、陆机《浮云赋》“龙逸蛟起,熊厉虎战”、及左思《吴都赋》“虎豹”、郭璞《巫咸山赋》“熊虎”、潘岳《西征赋》“虎狼”云云,并如下之语:

手格猛虎,生缚羆犴……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孔臧《谏格虎赋》)^[28](P152-153)

恐虎豹,惧鸕鷀……烟云暗莫,兕虎并作。(枚乘《七发》)^[16](P481-482)

犀兕之抵触,熊罴之挈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枪题注。(扬雄《羽猎赋》)^[16](P133)

捕熊罴豪猪,虎豹犴獬,狐兔糜鹿。(扬雄《长杨赋》)^[16](P135)

穷虎奔突,狂兕触蹶。(班固《西都赋》)^[16](P28)

虎豹黄能游其下,彘獬犴戏其巅。(张衡《南都赋》)^[16](P69)

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张衡《髑髅赋》)^[28](P752)

乃使晋冯、鲁卞,注其鬣怒,徒搏熊豹,袒暴兕武,顿犀持象,破脰裂股,当足遇手,摧为四

五。(王粲《七释》)^[28](P1073)

列仙逸唱,熊虎听音。丹蛟吹笙,文豹鼓琴。(傅玄《正都赋》)^[29](P151)

猿狖腾希而竞捷,虎豹长啸而永吟……屠麋麋,翦旄麈,带文蛇,跨雕虎。(左思《蜀都赋》)^[16]
(P76-80)

《尔雅·释兽》“貆似狸”郭璞注谓“貆,今貆虎也,大如狗,文如狸”,则貆与狸猫相近,虎属猫科,故谓貆似虎。《礼记·玉藻》“麋裘青豸裘”陆德明《释文》谓“豸,胡地野犬”,或泛称野犬。貆、豸并豹、熊、黑都是山林之兽,虽大小不等,但都凶猛,放在一起,乃是以类相从,若只有一种或品类不多,则不克铺陈。赋家为了铺陈,就必须搜罗更多的猛兽。然山林之物,如象虽体大,但非食肉猛兽,而是性情温和,赋写狩猎,却与熊豹猛兽放在一起,真实的情况则是不待割诸、乌获之伦,却早已被熊豹搏食,而熊、豹、虎、貆、豸、黑、麋、豪猪等类共处,也一定互相残杀。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不同的空间“徒搏熊豹,袒暴兕武,顿犀掎象”,但一顺写来就如面临一个血腥的狩猎场面,像电影镜头框定的场景。只是我们必须记住,大赋的铺陈并非写实,而是“凭虚”的夸饰,赋家和览者只要这种血腥场面的直接呈现,却丝毫不管合理与否,辞赋从来就不是像史传那样按实叙写,真实从来就不是赋家追求的目标和评价赋作的标准。

在赋中,虎与獾、獾、狻、猿、狖之猿类及麋、麋之鹿类也被并列铺陈,这些动物都非猛兽。麋是马鹿,体形高大。麋比牛大,毛淡褐色,雄者有角,其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面像马,是一个四不像。猿类敏捷,善于攀援,他们攀到树上,可以调戏虎类,恼怒熊黑,一群猛兽拿它们毫无办法。张衡《南都赋》“虎豹黄熊游其下,麋獾狻狷戏其巅”就表现了这一情形,它们在树上或平地,却也互不相干,和平共处,只是由于猿类具有攀树的本领。但麋、麋、狐、兔不然,如果真的将它们置于虎狼之群,一定不能逃脱其口,尽管狐狸狡猾,兔子跑得快。可是赋家就让它们与虎等猛兽并处,似乎它们作为狩猎的对象都排队等待力士的逐次格杀。固然我们也可以设想赋家像蒙太奇那样的剪接,但其铺陈的旨趣就在于这样血腥的场面,一惟凭虚夸诞。

至如枚乘《七发》所说“兕虎并作”,实际上并不可能,因为虎为“山君”,兕及犀等像龙一样都在水中。但赋家并不理会这样的事实,而是用一个四字句将不同的物类放在一起,他不是动物分类学家,只需物类的堆积显示自己的博识。同赋“恐虎豹,慑鸢鸟”更是拉杂的铺排,不管禽兽的意愿,二个三字句将他们强制一处。傅玄《正都赋》“熊虎听音,丹蛟吹笙,文豹鼓琴”更是离谱,尽管是表演,但也不伦不类,赋家抓住这个场景,却如获至宝一样写入赋中。如果要按实选择,他永远不可能达到物类铺陈的预期,当然也就不能获得耸人听闻的效果,除非不是作赋。作赋必当如此,是乃赋体本质使然,不需理论阐释的堂皇空论,只就物类称名及其“推类”的铺写,可以见识辞赋凭虚铺陈的体制特点,正是“至小无内”的实学考证才能彰显赋体“至大无外”的凭虚铺陈,通向“苞括”“控引”的无穷境域。

参考文献

- [1]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 史游.急就篇.长沙:岳麓书社,1989.
- [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4]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5] 蔡沈.书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6]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7] 大戴礼记解诂//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 周礼正义//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1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2] 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3] 俞樾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14] 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5] 王粲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6] 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7] 王芑孙.读赋卮言//国朝名人著述丛编.上海:上海淞隐阁本,光绪五年.
- [18]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9]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0]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1] 蒋人杰.说文解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2]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
- [23] 李时珍.本草纲目.刘衡如,刘山永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 [24] 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5]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26]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7] 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8] 费振刚.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 [29] 韩格平.全魏晋赋校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Fu* and the Objects of Analogy And Epideictic Expression

Yi Wenxiao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u* has been elucidated as *bu*, *fu* or *pu*, which means exhibiting, displaying, permeating and expanding. As a constellation of numerous unique objects, *fu*, in essence, must be the superordinate expressions of those objects. There is a decided emphasis on the grand *fu* which forces writers to analogize extremely with prosaic sentences of four words, to enumerate the various bizarre and imaginative objects and to elaborate on verbal virtuosity. Objects are named by subjective recognition, concept and attitude, i.e. to name by the shapes, sounds, ages and functions of beasts, with one object by one character, or two via adjective-noun and juxta positional combinations, so as to reflect the pervasive overlapping and repetition of names. Writers overwhelm readers for their verbal virtuosity, and the knowledge of *fu* is based on the abundance of characters. In term of the exhaustive expressions of beasts, hu (tiger), the king of beasts, can be juxtaposed with long (dragon) based on astrology, or with other beasts of prey, such as si (female rhino), bao (leopard), lang (wolve), chu (big fox-skinned beast), an (a species of dog), xiong (bear), pi (brown bear), or accompanied by jue, nao, ting, you (different kinds of monkeys), yuan (ape), jing (red deer) and mi (elk).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epideictic expression of *fu* is manifested by a grandiose scenery of the universe rather than an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objects or the natural law of the jungle.

Key words grand *fu*; objects; analogy; epideictic expression

■ 收稿日期 2022-06-04

■ 作者简介 易闻晓,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 贵阳 550001。

■ 责任编辑 何坤翁